歐陽修集/卷04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居士集卷四十八 ◄

歐陽修集
卷四十九・居士集卷四十九

► 居士集卷五十

祭文二十首

【祭桓侯文〈景祐四年〉】

謹以彘肩卮酒之奠，告於桓侯張將軍之靈：農之為事亦勞矣，盡筋力，勤歲時，數年之耕，不過一歲之稔。稔，則租賦科斂之不暇，有餘而食，其得幾何？不幸則水旱，相枕為餓殍。夫豐歲常少，而凶歲常多。今夏麥已登，粟與稻之早者，民皆食之矣。秋又大熟，則庶幾可以支一二歲之凶荒。歲功將成，曷忍敗之？今晚田秋稼將實而少雨，雨之降者，頻在近郊，山田僻遠，欲雨之方，皆未及也。惟神降休，宜均其惠，而終成歲功。神生以忠勇事人，威名震於荊楚；歿食其土，民之所宜告也。尚饗！

【求雨祭文〈寶元元年〉】

年月日，乾德縣令歐陽修謹以清酌庶羞之奠，祭於五龍之神曰：百里之地一時而不雨，則民被其災者數千家。然則水旱重事也，天之庇生斯民者，豈欲輕為之乎！不幸而遭焉，則歸其說於二者。一曰吏之貪戾，不能平民，而使怨籲之氣幹於陰陽之和而然也。一曰凡山川能出雲為雨者，皆有神以主之，以節豐凶，而為民之司命也。故水旱之災，不以責吏，則以告神。嗚呼！民不幸而罹其災，修與神又不幸而當其事者，以吏食其祿而神享其祀也。今歲旱矣，令雖愚，尚知恐懼而奔走；神至靈也，得不動於心乎！尚饗！

【求雨祭漢景帝文〈寶元元年〉】

維年月日，具官修告於漢孝景帝之神：縣有州帖，祈雨諸祠。縣令至愚，以謂雨澤頗時，民不至於不足，不敢以煩神之視聽。癸丑，出於近郊，見民稼之苗者荒在草間，問之，曰：「待雨而後耘耔。」又行見老父，曰：「此月無雨，歲將不成。」然後乃知前所謂雨澤頗時者，徒見於城郭之近，而縣境數百里山陂田畝之間，蓋未及也。修以有罪，為令於此，宜勤民事神以塞其責。今既治民獄訟之不明，又不求民之所急，至去縣十餘里外，凡民之事皆不能知，頑然慢於事神，此修為罪又甚於所以來為令之罪。惟神為漢明帝，生能惠澤其民，布義行剛，威靈之名，照臨後世，而尤信於此土之人。神其降休，以答此土民之信。尚饗！

【北嶽廟賽雨祭文〈慶曆五年〉】

古者諸侯之國，水旱豐凶，山川所禱，各即其封。祀薄秩卑，止於一國，而神所降休，亦不過其國中。豈如巨嶽，四方之鎮，天下之雄，天子命祀，公王之崇。而修之職，既非一邦之守，凡河北千里，上給下足，皆責於厥躬。故修之禱，非鎮一州而止，自河以北，冀厥惠之咸蒙。況神之主，又非河北而已，利澤之廣，宜及於無窮。既獲賜矣，而又敢黷，幸神聽之惟聰。尚饗！

【修城祈晴祭五龍文〈滁州慶曆七年〉】

雨澤於物，博哉其利。及其過差，患亦不細。民勞於農，將熟而敗。吏勤於職，已成而壞。龍於吏民，何怒何戾？山湫有祠，樂可潛戲。宜安爾居，靜以養智。冬雪春雨，其多已太。浸潤收畜，足支一歲。旱則來告，否當且待。

【祈晴祭城隍神文〈滁州慶曆七年〉】

昨者王倫為盜，攻劫城市，州民被虐，餘毒未瘳，非待修言，乃神所見。近蒙朝旨，許理城隍，所以戒往弊，防未然。惟神愛福此州，必有陰助。今興役有期，而大雪不止，沮民害事，咎必有歸。惟修不能事神治民，當有明罰。而城之成否，自係神民。惟神之靈，敢以誠告，數日之內，豁然陽開，尚不失時，在神而已！尚饗！

【又祭城隍神文〈滁州慶曆七年〉】

雨之害物多矣，而城者神之所職，不敢及他，請言城役。用民之力，六萬九千工；食民之米，一千三百石。眾力方作，雨則止之。城功既成，雨又壞之。敢問雨者，於神誰屍？吏能知人，不能知雨。惟神有靈，可與雨語。吏竭其力，神祐以靈。各供其職，無愧斯民。

【祈雨祭漢高皇帝文〈滁州慶曆七年〉】

維年月日，具官歐陽修，謹以清酌庶羞之奠，致祭於漢高皇帝之靈而言曰：吏有常職，來官於滁者，不三四歲而易也。神食於此，無窮已也。神與吏，於滁人孰親且久，孰宜愛其人之深也？滁人敢慢其吏而犯吏法者有矣，未聞有敢慢神而犯威靈也。其畏信勤事於吏，孰若畏信勤事於神也？吏於凡小事猶皆動有法令約束，違則有罰，孰若神之變化不測而能與民轉災為福也？吏朝夕拜禱，彌旬越月而無所感動。神之召呼風雲、開闔陰陽而役使鬼物，頃刻之間也。今民田待雨急矣，吏知人力不能為，猶竭其力而不得已，況神之易為也。況滁人畏信勤事之久而親，神宜愛之，而又有可以轉災為福、變化不測之能也。吏誰敢與神較，而修輒以此為黷者，蓋哀民之急辭也。其政不善而召災旱，又以為黷，神宜降殃於修，而賜民以雨，使賞罰並行而兩得也。民之幸也，修之願也。尚饗！

【漢高祖廟賽雨文〈滁州慶曆七年〉】

謹以清酌庶羞之奠，致祭於漢高皇帝之神。古之為政者，率人甚勤，備災甚謹，而自勉甚篤。故勸農節用，均豐補敗，雖有水旱之歲，而無饑殍之民。一遇天災，則厚自貶責，務修人事之闕，而復陰陽之和。今乃不然。當無事之時，不能勤民於農，而亡備災之具。一月不雨，使民惶惶，又不自責以修其闕，而動輒幹神。賴神聰明，知厥過之在吏，閔斯民之可哀，賜之豐年，遍及遠邇。神之大惠，如何可報？吏之大過，如何可逃？惟與民永永事神，無敢懈。尚饗！

【又祭漢高祖文〈滁州慶曆七年〉】

民常患不勤於農，農勤矣而雨敗其稼；吏常患不修其職，職修矣而雨害其功。吏與民慢，則懼神罰。妨民沮吏，豈又神聰！今麥雖已失，猶有望於穀。城尚可補，敢不勞厥躬？咎難追於已往，神幸惠於其終。

【祈雨祭張龍公文〈潁州皇祐二年〉】

維年月日，具官修謹以清酌庶羞之奠，致祭於張龍公之神曰：刺史不能為政而使民失所，其咎安歸！而又頑傲愚冥，無誠慤忠信之心可以動於物者。是皆無以進說於神，雖其有請，宜不聽也。然而明天子閔閔憂勞於上，而生民嗷嗷困苦於下，公私並乏，道路流亡。於此之時，以一日之雨，救一方之旱，用力至少，其功至多。此非人力之所能為，而神之所甚易也。苟以此說神，其有不動於心者乎？幸無以刺史不堪而止也。刺史有職守，不獲躬走祠下，謹遣管界巡檢田甫，布茲懇迫。尚饗！

【青州求晴祭文〈照寧二年〉】

維年月日，具官修謹以清酌之奠，致告於東嶽天齊仁聖帝而言曰：夫麥之為物，歷四時而後實，凡所以生育長養成就之功，可謂至矣。以四時之功而成之，以數日之雨而壞之，此殆非天之意也，非神之欲也。農服耒耜，有勞筋苦骨之勤，而水旱之災，螟蝗之孽，豐歲常少而凶歲常多，所得常不補其所失。天之至仁，憫斯民之若此也，故於其間，時賜一大豐之歲以償之。夫豐歲可謂難得也，既賜與之，又遽奪之，此非天之意也，非神之欲也。今在田者垂穗而蔽野，在場者其積而如坻，民傍徨而視之，穗者不得施其手，積者不得入於廩，使皆化為羽翼而飛揚之，豈不可惜也哉！此非天之意也，非神之欲也。惟神之惠，假以十日之不雨，以成天之大賜，使收獲得以時，而民足食，公足用。是則賴神之靈，假之旬浹之頃，而九州數千里之地，公私皆受其賜矣。蓋所假者少而所利者多，故敢以為請。尚饗！

【祭薛尚書文〈寶元元年〉】

維年月日，具官歐陽修謹以清酌庶羞之奠，致祭於故資政殿學士、贈兵部尚書薛公之靈。

景祐之元，公初解政。雖告於家，而疾未病。若修之鄙，敢辱公知？公於此時，欲以女歸。公德方隆，謂當再起。齊大之婚，敢辭以禮？天不慭遺，公薨忽然。其後二年，卒追前言。生死之間，以成公志。掛劍於墓，古人之義。

公敏於材，剛毅自勵。不顧不隨，以直而遂。命也在天，往則難期。惟其行己，敢言是師。

有罪之身，竄逐囚拘。生不及門，葬不送車。致誠薄奠，因道終初。尚饗！

【祭謝希深文〈康定元年〉】

維年月日，具官修將以明日祗役於滑，謹用清酌庶羞之奠，致祭於故副閣舍人謝公之靈。

嗚呼謝公！性明於誠，履蹈其方。其於死生，固已自達，而天下之士所以歎息而不已者，惜時之良。況於吾徒，師友之分，情親義篤，其何可忘？景祐之初，修走於峽，而公在江東，寓書真州，哀其親老，而勉以自強。其後二年，再遷漢上，風波霧毒，凡萬二千里，而會公南陽。初來謁公，迎我而笑，與我別久，憐其貌若故而氣揚。清風之館，覽秀之涼。坐竹林之修蔭，泛水芰之清香。及告還邑，得官靈昌。走書來報，喜詠於章。罷縣無歸，來客公邦。歡言未幾，遽問於床。不見五日，而入哭其堂。

嗚呼謝公！年不得中壽，而位止於郎。惟其歿也，哭者為之哀，不識者為之相吊，或賻其家，或助其喪。嗟夫！為善之效，得此而已，庸何傷！富貴偶也，壽夭數也，奚較其少多而短長！若公之有，言著於文，行著於事，材著於用，既久而愈彰。此吾徒可以無大恨，而君子謂公為不亡。

滑人來迎，修馬當北，而不即去者，以公而彷徨。始修將行，期公餞我，今其去也，來奠公觴。茲言悲矣，公其聞乎？抑不聞也？徒有淚而浪浪。尚饗！

【祭叔父文〈慶曆四年〉】

維年月日，具官侄修謹以清酌庶羞之奠，致祭於十四叔都官之靈曰：

昔官夷陵，有罪之罰；今位於朝，而參諫列。榮辱雖異，實皆羈絏，使修哭不及喪，而葬不臨穴。孩童孤艱，哺養提挈。昊天之報，於義何闕？惟其報者，庶幾大節。尚饗！

【祭薛質夫文】

嗟吾質夫！行豐而腴，乃享其臒。莖華雖敷，不葯而枯。善惡賢愚，非有契符。報或一差，咎誰歸辜！孔智通天，曰命矣夫。在聖猶疑，況於吾徒。嗟吾質夫！母不勝綅，慕

無孺孤。奠觴為訣，已矣嗚呼！尚饗！

【祭尹子漸文〈慶曆五年〉】

年月日，具官歐陽修謹遣人自鎮陽至懷州，以清酌庶羞之奠，致祭於亡友尹君子漸十一兄博士之靈。

嗚呼！天於萬物與吾人，孰愛憎而薄厚？其生未始以一齊，其死宜其有夭壽。苟百年者亦死，則短長之何較！惟善人之可喜，謂宜在世而常存。曰仁者壽兮，是亦愛之者說；謂善必福兮，得非以己而推天？禍福吉凶，至其難通，雖聖人亦曰命而罕言兮，豈其至此而辭窮？壽夭置之，吾不能問。

嗟乎子漸，吾獨有恨！我不見子，於今幾時？自子得懷，始有見期。子不能來，我欲亟往。子今安歸，我往何訪？昔我在朝，諫官侍從，職當薦賢，知子不貢。朋黨之誣，苟避讒諷。兩相知而以心，謂尺書之不用。遂聲音之永隔。哭不聞而徒慟。嗟此奠之一觴，冀歡言之可共。往莫及兮難追，哀以辭而永送。尚饗！

【祭尹師魯文〈慶曆八年〉】

維年月日，具官歐陽修謹以清酌庶羞之奠，祭於亡友師魯十二兄之靈曰：

嗟乎師魯！辯足以窮萬物，而不能當一獄吏；誌可以狹四海，而無所措其一身。窮山之崖，野水之濱，猿猱之窟，麋鹿之群。猶不容於其間兮，遂即萬鬼而為鄰。嗟乎師魯！世之惡子之多，未必若愛子者之眾。何其窮而至此兮，得非命在乎天而不在乎人！方其奔顛斥逐，困厄艱屯。舉世皆冤，而語言未嘗以自及；以窮至死，而妻子不見其悲忻。用舍進退，屈伸語默。夫何能然？乃學之力。至其握手為訣，隱几待終，顏色不變，笑言從容。死生之間，既已能通於性命；憂患之至，宜其不累於心胸。自子雲逝，善人宜哀；子能自達，予又何悲？惟其師友之益，平生之舊，情之難忘，言不可究。

嗟乎師魯！自古有死，皆歸無物。惟聖與賢，雖埋不歿。尤於文章，焯若星日。子之所為，後世師法。雖嗣子尚幼，未足以付予；而世人藏之，庶可無於墜失。子於眾人，最愛予文。寓辭千里，侑此一尊。冀以慰子，聞乎不聞？尚饗！

【祭蘇子美文〈慶曆八年〉】

維年月日，具官歐陽修謹以清酌庶羞之奠，致祭於亡友湖州長史蘇君子美之靈曰：

哀哀子美，命止斯邪？小人之幸，君子之嗟。子之心胸，蟠屈龍蛇；風雲變化，雨雹交加；忽然揮斧，霹靂轟車。人有遭之，心驚膽落，震仆如麻。須臾霽止，而回顧百里，山川草木，開發萌芽。子於文章，雄豪放肆，有如此者，吁可怪邪！

嗟乎世人，知此而已，貪悅其外，不窺其內。欲知子心，窮達之際。金石雖堅，尚可破壞，子於窮達，始終仁義。惟人不知，乃窮至此。蘊而不見，遂以沒地。獨留文章，照耀後世。嗟世之愚，掩抑毀傷，譬如磨鑒，不滅愈光。一世之短，萬世之長；其間得失，不待較量。哀哀子美，來舉予觴。尚饗！

【祭鄭宣徽文】

謹以清酌庶羞之奠，致祭於宣徽太尉鄭公之靈曰：

修曩在場屋，公為先進，既登館閣，遂獲並遊。平生笑言，俯仰今昔。至於勤勞中外，啟沃謀猷，紀德揚功，已著朝廷之論；臨風隕涕，但伸朋舊之私。永訣之情，一觴而已。尚饗！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